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一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收获

◎ 张公瑾 丁石庆 /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一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收获

HUNDUNXUE YU YUYAN WENHUA YANJIU XINSHOUHUI

张公瑾 丁石庆 /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收获/张公瑾等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81108-938-7

I. ①浑… II. ①张… III. ①浑沌学—应用—文化语言学—文集 IV. 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9284 号

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收获

主 编 张公瑾 丁石庆

责任编辑 方 圆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1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938-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继承与创新（代序）	张公瑾（1）
-----------------	--------

理论与方法篇

模糊概念和精确科学之间的浑沌学 ...（德）司提反·米勒（13）	
试论平衡破缺与语言系统的发展	王 锋（24）
蝴蝶与黑天鹅：对语言学几个问题的思考	张铁山（34）
浑沌学与语言预测	周国炎（47）
自相似性与词语预测	吴 平（56）
黏着型语言构词形态标记现存定态及其 源流	曹道巴特尔（68）
上层的任意性与底层的像似性	刘朝华（77）
浑沌学理论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的动态 描写方法	洪 芸（96）
二语习得：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	莫海文（109）
以浑沌学理论为基础的文化语言学与文化 相对论	彭 凤（118）

研究与应用篇

弱势族群的社区强势母语现象	丁石庆（133）
加拿大因纽特人语言保护的非线性思考	王松涛（148）
英语语音演化中的浑沌现象举例	吴海英（161）
英语中“性别词”的浑沌学研究	王显志 王丽瑾（170）
外语学习中的“蝴蝶效应”	井兰柱（179）

论汉语词兼类和活用的初始条件	杨大方 (186)
昭通方言咒死詈语的语义演变动因探究	王国旭 (198)
“哥”类词语的浑沌学阐释	李丽虹 (207)
无序与有序: 嵌入式新语块衍生机制探讨	孟德腾 (216)
从浑沌学角度看言语幽默	刘 浩 (226)
从基本颜色词看汉越文化的交流	何思源 (238)
达斡尔语亲属称谓中的“尊长卑幼、男尊女卑” 思想	宫海荣 (255)
藏文化的奇异吸引子——以藏文为例	尹蔚彬 (263)
安多藏语方言内语音差异的浑沌性解释	杨 琳 (270)
从浑沌学看布依语差比句结构	包贵萍 (282)
英雄故事与英雄史诗的自相似性	吴 刚 (292)
浑沌学视阈下的神话解读	李 鹏 (298)
仪礼观念之于朝鲜半岛的“蝴蝶效应”	师存勋 (310)
从浑沌学角度看韩剧对中韩交流史的影响	薛育从 (315)
“第三届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专题研讨会”	
会议纪要	李志芬 (324)
主要参考书目	(332)

继承与创新（代序）

——传统语言学著作中的浑沌学思想资源

张公瑾

20 世纪 70 年代，浑沌学开始在自然科学领域广泛传播，到九十年代我们才将其引用到语言学研究中来，这之前还没有人注意到语言学中的浑沌现象。但一接触到浑沌学，我们就知道语言中或语言与文化关系中其实存在着大量的浑沌现象。十多年前，我说过这样一段话：“语言中的浑沌现象，以往语言学家并不是没有觉察到。不论是梅耶、索绪尔、萨丕尔或是霍凯特等人，他们都曾注意到语言分布和演化中的浑沌现象，只是当时浑沌学理论尚未被科学界普遍接受，还没有发展起来，因此，也没能用浑沌学的原则加以处理。”^① 如今我们对以往语言学著作中的浑沌学思想加以梳理，将有助于我们自己学科对以往语言学遗产的继承和创新，为文化语言学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一、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

浑沌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对研究对象作整体的把握。整体性的观察方法是浑沌学的一个理论基点，而这种整体性的观点

^① 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第 108 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年。

在传统语言学著作中早就有过十分充分的论述，其中令人感受最深的是萨丕尔对几种代表性语言所作的比较。他说：“每一种语言都像有一个基本规划或固定的体裁。语言的这种类型或规划或结构‘本性’，比我们所能举出的任何单一现象都更是根本性质的，更是弥漫一切的”。“每一种语言都像有一个基本规划或固定的体裁……单只罗列零碎的语法事实并不能使我们恰如其分地了解某种语言的性质。从拉丁语到俄语，我们觉得视野所及，景象是大体相同的，尽管近处的、熟悉的地势已经改变了。到了英语，我们好像看到山形歪斜了一点，不过整个景象还认得出来。然而，一来到汉语，头上的天都变了。”（108页）^①他讲的是语言的类型，但类型分类的根据不是“任何单一现象”，不是“罗列零碎的语法事实”，而是对各种语言的整体印象。在萨丕尔的《语言论》里，曾经在很多处表达过这种整体观察语言对象的思想，这种思想显然提高了他对语言作局部细致分析的深度和质量。

对于把握语言的整体印象这个问题，索绪尔曾经说过：“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30页）“整体的价值决定于它的部分，部分的价值决定于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173页）因此，部分与整体是不能分开的。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章“语言的价值”中说到“要素”和“整体”的关系时，道出了一个很有远见的思想。他指出：“把一项要素简单地看作一定声音和一定概念的结合将是很大的错觉。这样规定会使他脱离它所从属的系统，仿佛从各项要素着手，把它们加在一起就可以构成系统。实则与此相反，我们必须从有连带关系的整体出发，把它加以分

^① 本文中所引用的梅耶、索绪尔和萨丕尔著作中的言论，都引自下列三部著作，文中只括注页码。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6年；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

析，得出它所包含的要素。”（159 页）他把系统看成是由要素的价值编制成的整体，要素的价值不是孤立的，是在整体中显示出来的，因此，“任何要素的价值都是由围绕着它的要素决定的。”（162 页）“一个要素在句段中只是由于它跟前一个或后一个，或前后两个要素相对立才取得它的价值。”（171 页）索绪尔在他的“价值”理论与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中达到了一致的认识。他还有一个最明确的表述：“整个要素的价值永远不等于各部分的价值总和。”（183 页）这几段话表明他在处理语言问题时已越出还原论的局限，看到了整体与局部关系中的非线性本质，是一段关于整体观的极为精彩的表述。有意思的是，萨丕尔也曾不同的情况下，表达过同样的思想，他说：“只要词和词、成分和成分排成某种次序，彼此之间就不会建立某种关系，并且会在不同程度上互相吸引。”（99 页）“建立某种关系”就不再是孤立的现象，“互相吸引”就会有互相作用，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了。萨丕尔把这种整体观贯彻到从语系、语言到单词的各种不同层次上。在他看来，一个句子是一个整体（见 74 页“句子的结构是一个整体”），一个词也是一个整体，他说：“这个复合整体的意义和组成它的成分的词源价值并不一致，就像英语 typewriter（打字机）的意义和 type（印记）、writer（写字者）加起来的价值并不一致。”（56 页）他把 unthinkable（难以想象的，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个由几个成分组成的复合词“当做一个整体，一件小小的艺术品”。（31 页）“一件小小的艺术品”，多么巧妙的表述！这个思想在梅耶的著作中同样得到了简明的表述，他说：“语言里头每一项事实都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的一部分。”（11 页）严谨的语言学家在细心处理语言现象时，在不同的材料里都能观察到纷繁事实中的浑沌现象。

在对研究对象作整体把握的时候，必然会发现语言所具有的不可分析的连续体的性质。从非还原论的观点看来，许多事物常

常是无法进行简单分割的连续体，这一点在语言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索绪尔和萨丕尔都注意到这个事实。索绪尔说：“我们不知道一个声音从哪里开始，另一个到什么地方为止。”（67页）他还说：“变化的原则是建立在连续性原则的基础上的。”（112页）“连续性必然隐含着变化，隐含着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转移。”（116页）连续性而非阶段性的转移，这是语言非线性本质的表现。

二、语言的平衡与平衡破缺

语言是一个开放的、演化的、有着大量外界干扰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常因内部一些微小的不确定因素或来自系统之外的某些微小干扰，就可导致巨大的、不可预测的波动。立足于浑沌学对语言的这种观察，其实在传统语言学家对具体语言材料的分析里早已有所表述。萨丕尔在说到语言沿流的走向时，曾提出过下述语言演化的模式：一种语言里 p 变为 b，新形成的 b、t、k 就不和谐了。于是，t、k 相应地变为 d、g，形成了 b、d、g 的新格局，当它与另一个历史来源传下来的 b、d、g 相混杂时，原有的 b、d、g 可以变为送气的 bh、dh、gh 或者擦音化或鼻音化了，仍能保持一个完整的格局。萨丕尔讲述的这个演化过程，用浑沌学术语来说，就是系统的平衡和平衡破缺推动了语言的演化。萨丕尔说：“单只一个音的改变也有推翻原来的语音格局的危险，因为它把声音的分组弄得不谐和了。要想重新建立旧的格局而在沿流上不走回头路，唯一可能的办法是叫同一组里的其他声音按类化的方式移动。”（164页）平衡破缺达到新的平衡，萨丕尔把它叫做“按类化的方式移动”，同样对这个演化的事实做出了很好的解释。梅耶的说法是：“有一些细节的创新常打乱了

平行的发展。”（89页）索绪尔对这样的问题采取了另一种表述的方法，他以下棋作比喻：“每着棋都会对整个系统有所反响……一着棋可能使整盘棋局发生剧变，甚至对暂时没有关系的棋子也有影响。”他接着说：“对语言来说，情况也恰好一样。”（129页）这里他说出了单个事实影响全局的事。

平衡破缺推动了语言的演化。萨丕尔以英语里的 *whom* 为例，这个人称代词作为宾格与 *me*、*him*、*her*、*us*、*them* 是成系列的，但它作为疑问代词，又与 *what*、*which*、*when*、*where* 不一致，这几个疑问代词都是没有宾格的。萨丕尔说：“失群孤雁总是性命难保。”（141页）这种不平衡状况促使 *whom did you see* 最终要向 *who did you see* 靠拢。平衡破缺又要以达到平衡而告终。萨丕尔总结说：“总的沿流抓住了某些个人变异，因为它们有助于保持形态平衡，或导致这语言所力求达到的新的平衡。”（168页）

三、蝴蝶效应和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

一个小小的波动（*p* 变为 *b*），引起了系统的格局变换。这个演化过程也可以看成是一场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在语言演化中表现极为明显。萨丕尔说：“一种沿流，从语音的轻微调整或扰动开始，会在几千年的历程中引起最深刻的结构变化。”（156页）他又说：“一个简单的语音规律，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最终能感染或改造一种语言的成大片的形态。”（172页）沿流本身是一个蝴蝶效应过程。

蝴蝶效应在语言演化过程中是一条最基本的规律，但在出现“蝴蝶效应”这个词之前，人们只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解释它。索绪尔的说法是：“形态从来不是直接改变的，它本身不变，改

变的只是某些要素，不管它们跟整体的连带关系怎样。”“头一个系统的一个要素改变了，而这就足以产生出另一个系统。”“孤立的事实将会引起普遍的后果。”（124 页）

蝴蝶效应源于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系统长期行为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就是混沌运动的本质。在讨论语言发展的沿流时，他已经讲到初值的问题。他说：“一个语言社团一旦解体，语言会向不同的方向瓦解……如果其中一个的言语开始自发地流动了，它几乎肯定会离开它的伙伴们越来越远。”每个方言都继承共同母语的总沿流，可是没能坚定保持总沿流的各组成部分的不变价值。对沿流来说，差异积小成大，是不可避免的。（145 页）次方言演变为方言，而原来的方言演变为互不相通的语言，“这种萌芽过程会继续下去，直到分化如此之大，以至只有用文献证据和比较法或构拟法武装起来的语言学家才能推论出这些语言是在发生上有关系……是来自一个遥远的共同起点的。”他以一些很少有相似之点的语言为例，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不同的沿流现今到达的终点。各个沿流在悠远的古代汇合在一起。”（136 页）在《混沌学纵横论》“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话：“处在混沌状态的系统，运动轨道将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从两个极其邻近初值出发的两条轨道，在短时期内似乎差距不大，但在足够长的时间以后，必然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来。从长期行为看，初值的小改变在运动过程中不断被放大，导致轨道发生巨大偏差，以至在相空间中的距离可能要多远就有多远。这就是系统长期行为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① 将萨丕尔上面那一段话与混沌学的初值原理相对照，简直就是这个混沌学原理的极好的注疏。

^① 苗东升、刘华杰：《混沌学纵横论》，第 71—72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

历史语言学经过比较方法和古音构拟所能够设定的母语系统，其实就是一个语系的初始条件。初始条件的扰动，产生了如今的众多语言。这些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也要用初始条件来解释。在这个问题上，语言学史上格里姆定律和维尔纳定律是极好的例证。格里姆定律只解释了希腊、拉丁语 p、t、k 在哥特语中为 f、sh、h，却不能解释一部分词变为 b、d、g 的情况。这些现象只能说是格里姆定律的例外，后来，维尔纳发现这种变化是由原始母语里的重音位置决定的，即当重音在前时 p、t、k 变为 f、sh、h，重音在后时，变为 b、d、g。这个情况在亚洲的梵语中保存着。如果没有梵语材料，就不可能了解音变的初始条件，格里姆定律的例外之谜就永远得不到解释。正是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别，造成了后来语音系统的两种走向。历史语言学史上的这个典型事例，是对初始条件的最好解说。历史语言学揭示了这样一组有规则的音变规律，浑沌学理论可以给予圆满的解说。

四、语言演化的随机性

系统行为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内在随机性。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又决定了语言演化的随机性。索绪尔说：“语言根本无力抵抗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这就是符号任意性的后果之一。”（113 页）历史语言学大师梅耶对此体会最深，在他的《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一书中，多处说到这种演化的随机性。他说：“事实上语言的符号是任意规定的。”（2 页）他提到法国南部一个小地区的人“用许多奇奇怪怪的名称来叫‘公鸡’”时说：“在这种情况下，说话者的幻想是任意奔放的。”（58 页）这时候的选择带有极大的随机性。可见在浑沌学理论广泛传播开来之前，语言中的浑沌

事实早已为语言学家们注意到了。

萨丕尔讲到语言的沿流时说：“任何重要的改变一开始必须作为个人变异存在……个人变异本身只是偶然的现象。”（138页）他在此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指出：“语言的沿流是有方向的。或者说，只有按一定方向流动的个人变异才勾画出潮流的轮廓。”（138页）这是说，偶然性中存在必然性，必然性体现为偶然性。这是多么有远见的认识。这是说，随机性决定于任意性，但任意性也是有根据的，它同样要受制于一种规律的支配。这一点，在梅耶对印欧语“二”字演化的分析上最能说明问题。

读了梅耶的《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一书，你会感觉到他对印欧语“二”字的演化史是多么的倾心，多么的兴趣盎然，多么的津津乐道。印欧语的“二”字在梵语和欧洲多数语言中的演变规律是那么清楚，只是到了亚尔明尼亚语中就变得面目全非，一个近似于 dw—、dyo—这样的音，怎么到了亚尔明尼亚语中变成了 erku—，梅耶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最后他对这一合乎规律的现象说了四次奇怪，两次奇特。其实，这个貌似无序的现象隐含着有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混沌序。

五、继承与创新

一个有生命力的学科不仅要创新，还要善于继承，对以往本学科的成果要充分地汲取和吸收其有益的成分。用混沌学理论和方法装备起来的文化语言学，对以往的语言学来说，是一次思维框架的转换，但这个转换依旧要建立在继承以往语言学有益成果的基础之上。这个继承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经过检验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原则，如系统理论和比较方法，我们要从一些长期被认为简单的运动方程中揭示其中产生的复杂行为；另一

方面是语言资料中有利于新理论解释的事实材料，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已经被研究过的非线性现象。混沌既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以往的语言学肯定已触及这样的问题，只是困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只把那些现象作为有序现象来研究，而未能作为混沌现象来研究。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应该能够对已知的语言事实作出新的解释。传统语言学著作中揭示的许多语言事实和传统的理论阐述，我们可以用新的理论观点加以说明，这也是一种继承。可能有人要问，一种语言事实，既然用传统的理论也能得到解释，何必又要用新理论再作说明呢？这里的区别是：传统理论常常是作为简单的有序现象来处理的，我们现在可以作为复杂的规律性现象来加以处理了。通俗一点说，就是梅耶讲的奇怪的现象，现在不再是奇怪的了。既然这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我们就能够发现更多类似的现象，将它纳入规律性的运行轨道，得到更加完满的处理。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不仅能够处理一般的语言现象，还能发现语言中原来没有观察到的现象，发现新领域中的新现象。例如，历史语言学揭示的格里姆定律和维尔纳定律，都是针对具体现象作了有说服力的说明，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初值现象。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用以观察其他现象，如傣语中短元音的问题^①。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中的复杂现象，传统语言学方法是无能为力的。这就要依靠文化语言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我们的事业是一番创新的事业，但创新也包含着继承。处理好创新和继承的关系，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快地壮大起来。

^①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的时代课题和混沌学在语言学中的运用》，载张公瑾，丁石庆主编：《混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

理论与方法篇

